

74
6640
90





74  
6640  
90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三十六

內廷供養禮部右侍郎曾國秦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室

李天德督蘇蘇觀城方觀承同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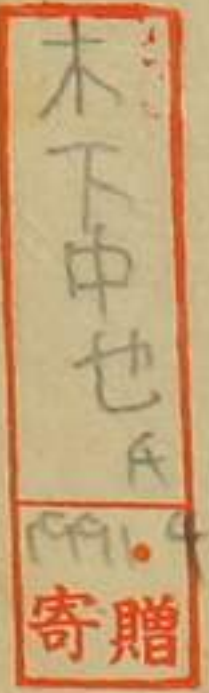
參校

軍禮四

軍制

文獻通考秦自非子為附庸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孫襄公興兵討西戎以救周遂有岐豐之地修其車馬備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殺之役三帥車三百乘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強盛  
史記商君列傳秦孝公用商鞅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行之十年民勇於公戰

五禮通考卷二百三十六 軍制





怯於私鬪凡戰獲一首賜爵一級皆以戰功相君長  
漢書刑法志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  
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觝先王之禮沒  
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  
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  
當此之時齊愍以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習手  
足便器械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  
以武卒奮師古曰  
奮盛起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  
銳勇利世方爭於功利而  
馳說者以孫吳為宗唯荀卿非之曰孫吳上勢利而貴  
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故可變  
而詐也仁人在上為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  
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虔曰作大甲  
三屬竟人身也  
蘇林曰兜鍪也蓋領也帶也如帶曰上  
身一牌褲一蓋繳一凡三屬也屬聯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  
个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師古曰个枚也胄兜鍪也冠  
胄帶劍者著兜鍪而又帶劍



也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師古曰中試條也  
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  
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如此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也陘阨其使民也酷烈師古曰陘地小也阨險固  
也酷重辱也烈猛威也劫  
之以勢隱之以阨鄭氏曰秦地多隘  
隱其民於隘中也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  
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  
首而隸五家服虔曰能得著甲者五  
人首使得隸役五家也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勝  
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  
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彊總鯁常恐天下之一合  
而其軋已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  
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  
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姦起雲合果其軋之  
斯為下矣  
史記秦始皇本紀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收天下兵聚



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文獻通考始皇并天下分三十六郡置材官講武之  
禮罷為角觝時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  
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其  
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而勝廣起

易氏曰始皇北築長城南成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先發里門之左名間左之成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人以衛咸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是時禁兵百萬而秦發近縣不及乃放驪山徒奴產子以擊盜及關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卒以擊之而章邯三歲將兵亡失已十數萬坑于降楚者又二十餘萬沛公入關而秦遂以亡原秦之亡皆起于兵備廢弛而倚辦于倉卒高祖鑒其弊而于郡國京師兵備嚴整日內外有相制之勢漢法之善者也

蕙田案秦得天下其意主於銷兵而不用及盜起而無以應之則又盡發民以為兵二者皆非也而其原則由於商鞅之廢周禮周之制鄉遂采地邦國調發多寡不同而從無羨

卒盡發之事秦自鞅變法尚首功盡驅民以為兵始皇懲六國之紛爭既銷兵矣三十三年遂發諸嘗連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三十五年益發謫徙邊其後治獄不直者嘗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皆發之民能堪乎夫惟無事無克詰之實故有事有驛騷之累欲不亡不可得矣

右秦兵制

漢書刑法志高祖置京師南北軍之屯

文獻通考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武帝時置期門羽林皆宿衛士屬南軍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中尉秦官掌巡徼京師

蕙田案以上總論南北軍



漢書百官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

文獻通考武帝增置八校更名中尉為執金吾左右京

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屬北軍

後漢書百官志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

直執戟宿衛門戶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

官郎中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戶出充車

騎左右僕射主虎賁郎習射左右陞長主直虎賁朝會

在殿中虎賁中郎侍郎中節從羽林中郎將羽林郎

皆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

六郡良家子弟補

王氏應麟漢制考周禮司門注司門若今城門校尉

主王城十二門疏云都司總監十二門官故舉漢法

況之

漢書刑法志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晉灼曰百官表中壘中尉步

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歲時講肄修武備

蕙田案穆天子傳王勤七萃士文選王元長

曲水詩序七萃連鑣虞子陽詩雲屯七萃士

注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聚集有智力

者為王之爪牙白居易云周設七萃漢列八

屯皆以拱衛王宮肅嚴微道然則七萃之設

非武帝創為之也

又案城門校尉七校皆屬北軍

錢文子補漢兵志南軍則衛士是也北軍在未央北為

軍壘垣置中壘校尉以一校守之有事屯兵其中事已

輒罷武帝時有諸校尉則常屯矣

唐六典南軍若今諸衛也北軍若今左右羽林也



易氏曰漢之兵制莫詳于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

玉海秦之軍制內有屯衛外置材官漢南北軍之屯蓋因秦之屯衛而更其制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為南軍衛城之兵在城外者為北軍

蕙田案高后本紀及外戚傳呂后以呂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產為相國居南軍又文帝本紀帝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軍蓋漢宮城門內為南軍宮衛屯兵屬焉京城門外為北軍京輔兵卒隸焉其權為最重故呂后及文帝皆先置腹心以領二軍又案此南北軍設官

季氏光地兵制論古者民與兵出於一故天子有六

鄉六遂之兵諸侯有三郊三遂之兵此外又有都鄙邱甸之兵其實則皆比閭族黨井邑之民而已漢初亦然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而已其餘則天下有事乃以虎符發調郡國之兵事已兵休則仍復于其故故三代漢無養兵之費而財用足三代則又不輕於用兵而民力裕其時有農隙講武追胥竭作之法固無患乎武備之不修也六朝日事戰爭而兵與民亦未嘗二至唐府衛之制雖善然已駸駸乎有兵之名而兵民始二矣於後藩鎮分裂始有長聚不散之兵而天下之費盡於養兵遂自宋至今不能改焉

蕙田案山齋易氏謂漢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有古者井田之遺意馮唐謂吏卒皆家人子弟起田中從軍後漢禮儀志



謂罷遣衛士必勸以農桑由是觀之知是時兵民不甚分也

又案此論南北軍寓兵于農

王海蓋寬饒傳衛卒願畱更一年是郡國番上于南軍之制黃霸為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是三輔番上于北軍之制南軍猶調于郡國北軍第調于京輔

蕙田案唐李揆謂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能以北軍安劉氏易氏亦謂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嘗考司馬子長三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姓也蓋同姓親也於內為逼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

族異姓疏也於親為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甚邇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以上二說深得漢制之妙竊謂漢制多近古觀南軍調郡國北軍調三輔則知周禮所謂鄉為六軍遂為十二軍雖立法如此然必非先虛其內以實其外調發之際即先徵邦國無所不可不得泥采芑之注而謂周家發兵專恃王畿以內也章俊卿山堂考索云杜佑通典謂漢重兵悉聚京師此非確



論漢南北軍僅盈數萬而京軍不出征有所  
征伐調發皆郡國之兵為多此說得之

又案此論南北軍征調

玉海南軍北軍衛士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為之自武帝增八校胡越騎皆屬中尉而北軍始有召募之兵又於光祿勳增羽林期門與衛尉同掌宮門而南軍始有長從之兵又發中尉卒征西羌而京師之兵始遠調昭宣以後禁旅列屯有警則發雖金城之遠羽林胡越騎亦從中而遣自是之後募外兵以從軍如始元二年募吏民擊益州本始二年選伉健習騎射者從軍而更代之法寢弛

蕙田案此論南北軍之廢  
又案以上漢京師之兵

漢書刑法志高祖躬神武之才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應劭漢官儀高祖令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杜佑通典略同

張氏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

錢文子補兵志材官騎士屬郡都尉以歲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為會都試水處為樓船令丞尉亦各統其縣守尉不得專也大抵金城天水隴西安定北地河東上黨上郡多騎士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巴蜀多材官江淮以南多樓船

蕙田案申屠嘉周勃俱以材官起積功得至



將相趙充國亦始為騎士而霍去病傳騎士孟已有功至賜爵關內侯其推遷之格如此文獻通考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其後又以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

蕙田案此總論郡國兵及都試之法

漢書高帝本紀十一年秋七月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軍霸上

惠帝本紀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之

文帝本紀三年五月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五行志文帝三年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士八萬五千人

詣高奴擊右賢王後六年春二月發材官屯隴西景帝中三年秋匈奴寇邊中尉不害將車騎材官士屯代高

柳

景帝本紀後二年春發車騎材官屯雁門

武帝本紀元光二年六月李息為材官將軍屯馬邑谷中六年秋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

韓安國傳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

宣帝本紀神爵元年發材官騎士詣金城

趙充國傳神爵元年三月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詣金城補兵志騎士材官樓船其興發量地遠近若宣帝以沛郡淮陽汝南征西羌蓋罷民矣



玉海漢兵散于郡國雖郡守不得擅發其屬縣又郡國不擅斥騎士趙廣漢傳坐擅斥除騎士

蕙田案此郡國兵征調

文獻通考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款兵如故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惟更賦如故九年省關中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侯吏卒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為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邊有變則置度遼營明帝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帝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帝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帝其後盜作緣海稍稍增兵順帝而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塢扶風漢陽隴道三百

塢西羌置屯多矣

蕙田案漢郡國之兵如材官等其詳雖不可見大抵無事散遣有事調發武帝之後有選募有罪徒其選募曰勇敢曰奔命曰伉健曰豪吏曰應募其罪徒曰謫民曰惡少曰亡命曰徒曰犯刑曰罪人曰應募罪人至於中興併尉職罷都試材官騎士還復民伍于是長從募士多而郡國之兵壞矣應劭謂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戎心一方有難黔首囂然蓋漢兵制之壞自建武之罷都試材官騎士而專用募士始又案此郡國兵制之壞

漢書高祖本紀二年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



弱未傳者悉詣軍注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漢官儀注民年二十三為里凡在官三十四年

蕙田案五十六通考誤六十五

又案此征發年歲之限

玉海漢初調發猶近古高帝發中尉卒止軍霸上文帝發中尉材官止軍長安畿兵猶未遠出也元鼎六年中尉卒擊南越矣神爵元年羽林孤兒胡越騎詣金城矣京師之兵越臨邊境非古也

蕙田案此征發道里之限

文獻通考建武之初禁網尚闊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謹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

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召兵郡國宜有重謹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蕙田案此征發符璽之制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王氏應麟漢制考周禮胥徒注此民給徭役者今衛士矣疏今衛士亦給徭役故舉漢法況之貢禹傳云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大半寬繇役

又曰周禮鄉大夫其舍者國中貴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注云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癯不可事者復之鹽鐵論云今寬力役之政二十三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

蕙田案此役法及免役

章氏俊卿曰高祖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

注如魏徵為北地將軍周竈為隴西將軍事已則罷京師止南北軍北軍屬太尉

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征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校以中壘領之又悉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羽林期門之兵此武帝以南北軍相制之意初時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自武帝置八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從始此期門父死于代羽林孤兒乃子孫見表志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初時以隸于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宅眾甲伍必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宣以來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



民及發奔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氏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爵元年又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伏飛射士孤兒胡越騎詣金城以益邊夫募及奔命調及惡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伏飛胡騎越騎從事是南北軍出矣紛紛無復舊制皆自武帝啟之及光武一起而變之兵制蕩然矣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于漢衰北邊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如永平中北伐留兵伊吾盧城至肅宗二年罷之之類是也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至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

得為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矣桓帝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亦單弱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設若盜起一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興發甲卒取辦臨時戰非素具每出輒北於是羌寇轉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興充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爭也永建間方且合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為陷陳羌傳任尚募以擊羌召為積射鮮卑傳鄧遠以擊鮮卑召為義從東漢有羌胡義從蓋取西邊羌胡之類從者為兵也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桓靈之世雖能委任段熲盡滅諸寇而中平元年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都尉黃巾既殄而蕭牆之禍作蓋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戚



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陳蕃竇武欲  
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夷滅何武袁  
紹懲其事故欲藉外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園校陽尊  
閣宦外重州牧實召邊將董卓以并州牧將兵闕宦雖除而董卓  
之禍已成義兵四起郡牧爭政漢之三分原漢盛衰  
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爲之光武徒見自西都之季都試或以爲患  
韓延壽以武士借擬不道誅而翟義之  
討王莽李通之勸光武皆因秋試之日因  
勒軍旅誅守長號令起軍遂罷都試之法

蕙田案此總論漢軍制

右漢軍制

晉書武帝本紀魏咸熙二年十一月初置四護軍以統  
城外諸軍泰始元年十二月戊辰置中軍將軍以統宿  
衛七軍

職官志左右前後軍案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

也至晉不改武帝初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  
軍是爲四軍

右晉軍制

文獻通考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始倣周典置六  
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爲之首盡蠲租調  
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爲百府每府一將主之分屬  
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  
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  
凡柱國六員眾不滿五萬人  
隋兵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其十二衛曰  
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侯衛各分左  
右皆置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有郎將副將坊主團主  
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



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略也

隋書高祖本紀開皇十年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役車歲動未遑休息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朕甚愍之凡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

蕙田案李繁傳載蘇綽初置府兵與此利害優劣不同蓋綽雖創始府兵之制然地狹民寡加以長征不返未得盡行其說及隋平陳乃定其制

右周隋軍制

唐書兵志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因之隋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

曰侯衛為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自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萬年道參旗軍長安道鼓旗軍富平道元戈軍醴泉道并鉞軍同州道羽林軍華州道騎官軍甯州道折威軍岐州道平道軍幽州道招搖軍西麟州道苑游軍涇州道天紀軍宜州道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驃騎車騎府統之後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



唐會要武德三年置十二衛將軍取威名素重者爲之分關內諸府隸焉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二十六萬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給舊府六百三十三  
唐書兵志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

蕙田案地理志天下有府共五百六十六計七十五郡關內十九郡有府二百七十三河東十五郡有府百四十一河南河北十郡有府九十二河南六十三河北三十山南十隴右二十九淮南六江南二劍南十嶺南三除關內道餘九道有府二百九十三總而計之

止五百六十六參之兵志置府六百三十四之數參差不齊而職官志又云六百三十三恐地理志所載猶有缺遺

方鎮表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

兵志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

杜牧原十六衛曰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百二十八員創宇分部夾峙禁省自今觀之十六衛本原事迹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

褒公鄂公之徒並爲諸衛將軍



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廟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襁褓耒耨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不能爲叛自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

此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

蕙田案以上府兵初制

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

蕙田案此府兵調發

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

蕙田案此府兵宿衛

先天二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年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



事不克行元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

蕙田案此府兵簡閱

唐會要衛士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免王  
徭遂漸逃散年月漸久宿衛之數不給開元六年五月  
二十七日置折衝府每年一簡點十一年十一月二十  
日兵部尚書張說置長從宿衛兵十萬於南衙十三年  
二月二十一日號曠騎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改爲左  
右羽林騎

文獻通考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  
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  
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  
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  
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

之明年更號曰曠騎然自是諸府事益多不補折衝將  
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曠騎分隸  
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曠騎六萬六  
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  
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  
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  
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  
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八爲  
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

蕙田案此府兵始變

唐會要天寶八載五月九日停折衝府上下魚書以無  
兵可交至末年折衝府但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  
幘糗糧並廢寶應元年四月十七日畿縣折衝府缺官



本縣令攝判

文獻通考自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日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蕙田案此府兵再變

德宗貞元二年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

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彊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梗歸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



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三年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成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之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緡染爲綵緡因黨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四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詣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

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卽時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畱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胡氏寅讀史管見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于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



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內外重輕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農桑之民其用也舉萬乘皆射御之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革府衛日以陵夷李邕侯言欲修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與所宜討論舊制而急于近效不為遠

蕙田案此議復府兵

舊唐書地理志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凡節度使十經略守

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萬餘匹每歲經費衣

賜則千二十萬匹段軍食則百九十萬石大凡千二百

一十萬開元以前每年邊用不過二百萬大寶中至于是數

唐六典凡天下之節度使有八一日關內朔方二曰河

東三曰河北幽州四曰河西五曰隴右六曰劍南七曰

磧西八曰嶺南凡親王總戎則曰元帥文武官總統者

曰總管以奉使言之則曰節度使有大使副大使副使

判官

通典每道置使其邊方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

唐書兵志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

鎮而總之者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

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

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

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

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

河西節度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

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肅宗起靈武

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

子繼起肅宗命李光弼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

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

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



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畱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號為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則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奪虞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允召梁兵以誅宦官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它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

方鎮

方鎮表起景雲元年止天祐四年收功弭亂雖常倚鎮兵其亡亦以此

李泌傳天寶中天下鎮兵四十九萬八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百萬匹糧百九十萬斛民始困矣

蕙川案以上唐方鎮之兵

唐書兵志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畱宿衛者三萬人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又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將軍



號飛騎高宗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長家子避征戍者皆納賞隸軍開元十二年詔羽林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末年禁兵寢耗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復北衙六軍又置衛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左右英武軍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神策軍迎扈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尙未與北軍齒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他軍比貞元中改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自肅宗以後北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

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中書御史府兵部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益肆爲暴吏禁之輒得罪邊兵衣餉不給諸將詭辭請遙隸神策軍廩賜遂贏舊三倍由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于中人矣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以其兵分隸左右神策軍僖宗幸蜀田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驩劉景宣請



天子幸邠州縱火東市帝敕諸王率禁軍扞之帝出幸  
莎城石門月餘乃還三年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以兵  
千人廢帝幽之季述誅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  
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乃還長安悉誅宦  
官神策左右軍由此廢諸軍皆隸六軍以崔允判六軍  
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名存而已允死  
全忠兼判六軍十二衛于是天子無一人之衛唐亡

蕙田案此唐禁軍

又案三代以下之兵制未有如府兵之善者  
也以二府統十二軍以十二軍統天下之十  
道六百三十四府中外相制上下相維勢如  
臂指其利一士無失業可以省養兵之費其  
利二兵有定籍可以省召募之煩其利三無

事則散耕有事則聽調三代寓兵于農而府  
兵則寓農于兵夫寓農于兵是兵農雖分猶  
不分也其利四調發之時更代番休使天下  
無長征久戍之兵而民力不因其利五兵興  
則命將兵罷則將歸使將帥不得有其兵其  
利六兵不精者罪其折衝甚則罪其刺史責  
成既專則士皆素鍊其利七兵皆土著安居  
田畝顧戀宗族人自戰家自守無逃亡轉徙  
之患其利八府兵之中有番上宿衛者則天  
下之兵皆天子之兵也故天子無需乎禁兵  
而長上者不過百騎其利九防邊屯戍不過  
以備府兵之不及而已故亦不專恃邊兵而  
屯戍不過軍鎮守捉安得有尾大不掉之患



其利十自府兵壞而方鎮盛元宗之西幸德代之播遷所藉以興復者皆方鎮力也能禁方鎮之不強盛而逆命乎方鎮既盛而天子之所恃以自衛者已無兵矣能不增置禁軍而建立羽林龍武神策神武之紛紛乎是府兵既廢之後方鎮禁軍二者皆有不得不盛之勢而其爲害也亦最大方鎮之盛也甲兵險要財賦人民皆捐以委之而悍帥得挾兵權以劫天子禁軍之盛也藏姦民蓄逋逃無勝兵而存空籍又諸軍皆以宦官主之而中人得挾兵權以制天子僖宗以後方鎮與宦官相爲仇讐天子祖中人則召外釁祖藩鎮則啟內釁于是禍亂之起皆天子當之推其

原則皆廢府兵之故也說者謂一壞于張說之立彍騎再壞于魚朝恩之專神策此非探本之論也府兵之法則誠善矣而法必須人以守之訓練無法簡閱不精則府兵弊弊故不得不改蓋府兵耕戰之兵也彍騎召募之兵也耕戰之兵廢則召募之兵起府兵之壞壞于天寶之怠荒非彍騎之過也

觀承案三代以下軍制以府兵爲善而邊衛之兵則以屯田爲宜乃屯田始於漢而後來尙有行之者府兵成於唐初卽壞於唐季遂一往而不可復矣編中推論府兵之十利俱鑿鑿中名實可與趙營平便宜十二策並讀而追原府兵之壞由於天寶之惰荒尤爲篤



論焉

右唐軍制

宋史兵志太祖太宗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于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於官帑庾充物得以贍給而備時使其分營於外者則曰就糧就糧者本京師兵而使廩食于外故聽攜家往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即遣自京師故有駐泊屯駐之名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鄉兵曰蕃兵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召募廩給訓練屯戍揀選之政皆樞密院掌之

蕙田案此宋軍制總論

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于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驛驥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就糧軍也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升為上軍老弱怯懦置贍員以處之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其後代以木梃為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二年改左右雄捷左右驍武軍並為驍捷左右備征為雲騎左右平遠為廣捷左右懷德為懷順

文獻通考至道初張洎奏曰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孝武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師國如兵甲在外也惟南北軍期門羽林以備天子扈從蕃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以備天子扈從蕃衛而已祿山犯關朝廷驅市人接戰德宗蒙塵扈駕者四百餘騎兵甲散在郡國今天下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匹萃在京師本固兵彊邦國之利也

蕙田案張洎之說蓋指其初制而未見其流

弊非篤論也



又案以上宋禁兵

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內總于侍衛司一軍之額有分隸數州者或一州之管兼屯數州者在京諸司之額五隸宣徽院以分給畜牧繕修之役而諸州則各以其事屬焉

太宗鑒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畱本城本城雖或更戍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

皇祐中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三十餘萬安撫使富弼募以為兵拔其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雖廩以廂兵而得禁兵之用且無驕橫難制之患詔以其騎兵為教閱騎射威邊步兵為教閱壯武威勇分置青萊淄徐沂密淮陽七州軍征役同禁軍

陳氏傳良曰世言養兵之費自藝而增置禁軍始考之則不然案祥符天聖諸部額額一百二十三總為本城而已則天下無禁兵也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泊之名也是為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熙寧案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足戰于是教閱之法起教閱之兵別為額排立在此就糧禁軍下由是禁軍始遍天下此不可不辨

文獻通考嘉祐七年宰相韓琦上言祖宗時以兵定天下凡有征伐則募置事已則省併故兵日精而用不廣今二虜雖號通好而西北屯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先慮而速救之一旦邊垂用兵水旱相繼駭而圖之不可及也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邊儲踊貴常若難贍若其數過多復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師之兵雖雜且少精然漕於東南廣而易供設其數多乃得強幹弱枝之勢也祖宗時就糧之兵不甚多邊垂有事則以京師兵益之其慮也深而其費也鮮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



及三司權貨務歲入金帛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然後以可贍之數立爲定額額足罷募闕卽增補額外數已盡而營數畸零則省併之旣見定額則可以定某路馬步一營以若干人爲額仍請覈開寶至道天禧慶厯中外兵馬之數蓋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夷也天禧之兵眞宗所以守成備豫也慶厯之兵乃西師後增置之數也以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之多少則精冗易判裁制無疑矣於是詔中書樞密院同議樞密院撥祖宗以來兵數以聞蓋開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厯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

六千視前募兵寔多自是稍加裁制以爲定額

蕙田案以上宋廂兵

宋史兵志鄉兵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也周廣順中點秦州稅戶充保毅軍宋因之自建隆四年分命使臣往關西道令調發鄉兵赴慶州咸平四年令陝西係稅人戶家出一丁號曰保毅官給糧賜使之分番戍守五年陝西緣邊丁壯充保毅者至六萬八千七百七十五人時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強壯河北有忠順強人陝西有保毅強人砦戶強人弓手河東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東陝西有義勇麟州有義兵川陝有土丁壯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廣南東西有槍手土丁邕州有溪洞壯丁土丁廣南東西有壯丁



三禮通考卷三十一  
慶歷二年籍河北強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揀十之七爲  
義勇且籍民丁以補其不足河東揀籍如河北法其後  
議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寓  
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爲城守之備誠能令  
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分領以時閱習  
寇至卽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受敵則河北三  
十餘所常伏銳兵矣朝廷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  
議曰昔唐澤潞畱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  
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  
得勁卒二萬旣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  
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  
顯効而或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陣非通論也但當  
無事時便分義勇爲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

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眾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  
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  
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敵不可戰哉  
至於部分布列量敵應機繫於臨時便宜亦難預圖況  
河北河東皆邊州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  
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治平元年宰相韓琦言古者  
籍民爲兵數雖多而贍至薄唐置府兵最爲近之後廢  
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  
實出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  
練簡與唐府兵何異陝西嘗刺弓手爲保捷河北河東  
陝西皆控西北事當一體請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  
涅手背一時不無小擾終成長利天子納其言乃遣籍  
陝西義勇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於是三路鄉



兵惟義勇爲最盛

宋史紀事本末熙甯中王安石行保甲法聯比其民以相保任十家爲一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平日捕盜賊肄武事有事以爲民兵元豐八年司馬光上疏乞罷保甲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卽鄉村之民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間四時五日一教是三路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城守戰攻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一旦畝畝之民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者舊嘆息以爲不祥事

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擾不遺一家農民之勞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邊境事征伐則彼遠方之民以騎射爲業以攻戰爲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大半服田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若使之與敵人相遇鳴鏑始交奔北潰敗可以前料也豈不誤國事乎

蕙田案以上宋鄉兵

宋史兵志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麟府其大首領爲都軍主百帳以上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俸給有差



蕙田案此宋蕃兵

揀選之制自廂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直升上軍及班直者皆臨軒親閱非材勇絕羣不以應餘皆自下選補

蕙田案此論揀選選補

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蓋籍天下良民以討有罪三代之兵與府衛是也收天下曠悍之兵以衛良民召募之兵是也初募時度人材閱走躍試瞻視然後為贍面賜以緡錢衣履而隸諸軍自國初以來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團立或以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饑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是以天下失職曠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為廂軍平居食俸廩備征防一有警急勇者力戰鬪弱者給漕輓

范氏鎮曰河北連歲招兵皆是坊市無賴子弟及隴畝力田之人謂為軍營子弟求刺為軍況田甚曠民甚稀賦斂甚重國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議者曰以為契丹備也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為寇者金繒之利厚也故使棄利為害則大河以北婦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城市無賴隴畝力田者又將焉用而預蓄養之以困民況契丹貪利而不敢動夫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于民則民稠民稠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匱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匱若數一二也昔漢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而養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為是乎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為出况天下大計其可以不校出入乎其可以無經乎請罷今招兵救大臣使具太祖太宗真宗每朝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今賦入之數與兵數官數約取中道三為輕制以賦入之數十分為率以七分養兵官給郊廟宮省諸費三分以備水旱緩急非常為之十年僅可以言治古者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自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儲蓄邊城甚者或無三數月之備不幸有連年水旱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憂不在契丹也

五禮通考卷三百三十一 軍制

三

歐陽氏修原弊論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幾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于無事而飽于衣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耐辛苦能戰鬪雖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幸苦以戰鬪乎使兵耐辛苦能戰鬪雖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大不及尺度而稍怯懦者籍之以為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



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  
 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畱耕也何相反之甚耶然  
 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兵則終身安佚而  
 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  
 司馬光論則義勇曰祖宗平諸鎮一天下豈嘗有義勇哉自趙元昊反諸將覆  
 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議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衣廩得勝  
 兵數十萬閱教精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閒者多與古制臣謂不然彼數十萬  
 虛數也閱教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閒者多與古制臣謂不然彼數十萬  
 之意止求數多閱教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進退應  
 節即嘆美以為真可以戰殊不知彼猶聚散若聞寇敵則富星散不知所之  
 矣古者兵出民閒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星散不知所之  
 與敵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為兵是則富星散不知所之  
 如此則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為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遣況陝西  
 未刺之民乎

馬氏端臨曰古之兵皆出于民者也故民附則兵多而勃然以興民叛則兵寡  
 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來皆然矣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參用也唐之中  
 世始盡廢民兵而為募兵夫兵既盡出於募募兵之存亡不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數  
 為二于是兵之多寡不關于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于民之叛服募兵之數  
 日多養兵之費日浩繁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  
 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  
 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  
 之及其衰也宦官則以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兵而擅廣土地及朱溫  
 舉兵內向盡誅中人廢神策策而唐之鼎祚移于內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  
 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上宇裂于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

則國擅于將將擅于兵卒伍所推則為人主而國興焉非以其民也其所廢  
 則為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其民也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  
 一得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  
 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金人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  
 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于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  
 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為大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行都數百里  
 外率為寇賊之淵藪而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  
 張韓劉岳之徒以輔佐中興論功行賞視前代衛霍褒鄂曾無少異然究其動  
 庸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金人非敢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  
 卒不免用屈己講和之下策以成晏安江左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于漢口賈  
 似道之于魯港皆以數十萬之眾不戰自潰于是賣降効用者非民也皆宋之  
 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  
 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強壯則身存手足  
 枯槁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以兵多而亡者今唐兵雖多強悍  
 而不為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陷其膺自屠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  
 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痺之人恣其芻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腰如腰指如  
 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于殞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  
 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為兵其法不過因其戶田之可賦者賦之使使使  
 者任之民固不容于倖免而亦不可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言  
 戶盡為兵則君子小人賢與不肖俱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于是擇其願  
 募者而所謂願募者非游手無藉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良民不為兵也  
 故世之嘗人者曰黔卒曰老兵蓋言其賤而可羞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  
 小人也夫兵所以捍國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幸也紀綱尚立歲  
 令尚行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潰敗四出反為生民之禍而國祚  
 隨之矣可勝慨哉



蕙田案以上論募兵之害

廩給之制總內外廂禁諸軍且百萬國費最鉅者出此然古者寓兵於民民既出常賦有事復裹糧而為兵後世兵農分常賦之外山澤關市之利稅悉以養兵然有警則以素所養者捍之民晏然無預征役也唐之時兵分藩鎮得專租稅天子禁衛之兵中外不過十餘萬人國朝收天下甲卒數十萬悉萃京師京師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承平既久嘗餘數年之食以此臨制四方猶臂指之運也議者乃謂竭民賦稅以養不戰之卒豈知祖宗所以擾役強悍銷弭爭亂之深意哉

蕙田案此亦言其初制豈知流弊有不可勝

道者

歐陽氏修論曰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借彼兵相謂亦曰官情我而官之文符亦曰情夫賞

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十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持撻而呼羣聚欲擊天子之命吏無事之時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不得其術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二君而亡國被弑者又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其上豈皆愚耶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安人之計乎顧其力不能者時也當時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享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子猶恐不為用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然而兵不足以威于外而敢驕于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其可嘆也

蘇軾應詔策曰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于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書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費數千駒之馬而輪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煥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離農而屯于闕中者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闕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于縣官有漢唐之思而



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躬擐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塞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于是出禁兵以戍之大小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于養兵養兵之費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鱗鱗雖不過數百萬而要其歸無以異于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擊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于畿甸亦不必察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賦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士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夫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吹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遠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蕙田案此論養兵之害

又案宋能革唐方鎮之弊而不能復唐府衛之制禁軍廂軍鄉兵蕃兵一皆出於召募其立法之謬蓋沿唐人中葉之秕政而又有甚焉者何則唐內有禁軍外委方鎮當其勢足以相制則猶可並收其利至宋乃盡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又立爲更戍分遣禁旅戍守邊城往來交錯旁午道路于是無事而坐糜廩食有事而莫與分憂天下之大皆天子自爲戰守也但有唐之弊而并無唐之利矣約而論之亦有三變其始當太祖太宗之世法制尙明威令猶肅亦足爲治久之弊生兵皆不可用一變而爲韓魏公之刺義勇再變而爲王介甫之保甲三變而爲童貫之增額



矣遞變而遞衰皆因立法原未盡善故自漢以來戰功之無足稱國勢之弱未有如宋者范氏歐陽氏蘇氏司馬氏及馬貴與所論召募之害與廩給之患可謂深切著明矣後人可不鑒哉

觀承案宋兵之三變極確然童貫之增額直不足道矣惜乎介甫之保甲其名甚高而法不簡要意不虛公本欲利民而適以禍民也夫

### 右宋軍制

金史兵志諸部之民無他徭役壯者皆兵平居則聽以漁佃射獵習爲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孛堇徵兵凡步騎之仗糗皆取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

則稱曰猛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爲號猛安者千人長也謀克者百夫長也謀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從曰阿里喜部卒之數初無定制

### 右金軍制

元史兵志世祖時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狀爲伏虎形首爲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



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眾寡盡僉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鬪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為卒是為漢軍

右元軍制

明史兵志明革元舊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于謙創立團營簡精銳一號令兵將相習其法頗善憲孝武世四朝營制屢更而威益不振衛所之兵疲於番上京師之旅困於占役馴至末造尺籍久虛行伍衰耗矣

蕙田案此明軍制總論

王圻續通考明初立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尋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又以其權歸于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役以公侯伯及三等直署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其在外鎮守地方武臣原為掛印

蕙田案此五軍都督府

明史兵志班軍者衛所之軍番上京師總為三大營者也初永樂十三年詔邊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江南北諸衛官簡所部卒赴北京以俟臨閱京操自此始

京軍三大營一曰五軍一曰三千一曰神機其制皆備



於永樂時于謙為兵部尚書謙以三大營各為教令臨期調撥兵將不相習乃請於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每營都督一號頭官一都指揮二把總十領隊一百管隊二百於三營提督中推一人充總兵官監以內臣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人為提督其餘軍歸本營曰老家京軍之制一變憲宗立復之增為十二於是集九邊突騎家丁數萬人於京師名曰外四家立兩官廳選團營及勇士四衛軍於西官廳操練正德元年所選官軍操於東官廳自是兩官廳軍為選鋒而十二團營且為老家矣世宗立王邦瑞攝兵部因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浸不如初然額軍尚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

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戰守俱稱無軍即見在兵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坐營號頭把總諸官多世胄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常有振飭然將領惡其害已陰謀阻撓軍士又習于驕惰競倡流言事復中止釀害至今乞大振乾綱遣官精核帝是其言命兵部議興革于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張居正當國綜覈名實羣臣多條上兵事大旨在足兵選將營務頗飭久之帝厭政廷臣漸爭門戶習於偷惰遂日廢弛大率京軍積弱由於占役買閒其弊實起於紈袴之營帥監視之中官竟以亡國云



王圻續通考景泰中土木變後兵漸耗散用兵部尙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爲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爲團營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爲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劾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毅皇帝集九邊家將突騎凡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爲大將軍而十二營自如嘉靖初兵政大廢弛邊報歲益急團營見兵少乃僅選三萬騎聽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家矣庚戌罷十二營併爲三大營五軍營副將一員參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神樞營副將一員佐擊將軍六員練勇參將六員神機營將校亦如之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將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以文臣廷覈之收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而命將聞外事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營中下兵部議不盡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各給勅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餘如貞吉言

楊一清請理戎政疏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太宗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操演武藝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甯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厥後兵務漸弛正統己巳北狄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是爲團營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



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後增爲十二團營于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襤褸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爲國以捍禦百戰之敵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於各營通行挑選欲再選撥一二萬恆以不足數爲慮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十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豈不爲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日月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尙在京城都人相傳爲笑口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

中外士夫亦皆以京軍爲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等處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邊民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今失此不爲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加優卹之恩禁剝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采一變內治旣舉外攘何難所以壯國家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脈者庶其在此也

蕙田案以上明京營

明史兵志親軍上二十二衛舊制止十二衛後增設金吾左以下十衛俱稱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府又設騰驤等四衛亦係親軍并武功永清彭城及長陵等十五衛俱不屬府



王圻續通考在京二十二衛錦衣至虎賁爲上十二衛  
金吾至通州本北平都司衛爲上十衛凡二十二衛名  
親軍指揮使司騰驤武驤左右四衛亦名親軍指揮使  
司武功三衛以匠故隸工部長陵景陵獻陵茂陵泰陵  
康陵七衛爲陵衛並不隸都督府亦不稱親軍其餘分  
隸五府畱守五衛者國初都鎮撫司總領禁衛改爲畱  
守五衛專巡察守衛京衛隸都督府者上府移兵部親  
軍衛直達兵部

蕙田案上不隸都督府

又案以上俱係明京師之兵

明史兵志太祖下集慶路爲吳王罷諸翼統軍元帥置  
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宣武羽林等十七衛親軍指  
揮使司革諸將襲元舊制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諸

官號而覈其所部兵五千人爲指揮千人爲千戶百人  
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  
地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爲衛  
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所設  
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其取兵有從征有歸  
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畱戍歸  
附則勝國及僭偽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爲兵者其軍  
皆世籍此其大略也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反誅革中  
書省因改大都督府爲五分統諸軍司衛所洪武二十  
六年定天下都司衛所共計都司十有七畱守司一內  
外衛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及成祖在位二  
十餘年多所增改其後措置不一後定天下都司衛所  
共計都司二十一畱守司二內外衛四百九十三守禦



屯田羣牧千戶所三百五十九儀衛司三十三自儀衛司以下舊無

後以次漸添設宣慰使司二招討使司二宣撫司六安撫司十六

長官司七十原五十九番邊都司衛所等四百七後作四百六十三

王圻續通考凡天下要害之地有係一郡者設所係連

郡者設衛勢重則衛多其尤重者設鎮特官主之總鎮

一方者為鎮守獨鎮一路者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

為守備與主將同處一城者為協守又備倭提督提調

巡視等官稱掛印專制者為總兵次為副總兵為參將

為遊擊

王氏折曰明初破陳友諒帥舟師二十萬敗姑蘇二十萬平中原二十五萬下雲南三十萬馮國公北征以三十萬乃出戰蓋一方如此建文初李景隆北征兵百萬至永樂中命淇國公以十萬騎北伐步騎五十餘萬而討安南兵又八十萬一時兵力之盛雄視千古自嘉靖八年桂萼上天下兵籍僅九十七萬至胡松考輿地又止八十四萬五千八百而已然此又虛數也今西北騎少漸不支而東南拒倭征苗全藉調狼土募民兵而已不能得一卒之用也此無他北兵之所以創者日耗于攻戰而疲敝于調發中土及東南之所以創者上班也運糧也屯政之不修也

蕙田案以上明衛所之兵

明史兵志明都北平三面近塞邊防甚重東起鴨綠西

抵嘉峪綿互萬里分地守禦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

四鎮繼設甯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

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鎮是為九邊

蕙田案此明邊防

天下衛所之外郡縣有民壯邊郡有土兵自正統以後

皆以召募設立

蕙田案此明鄉兵

沿海自廣東樂會歷閩浙南直隸至鴨綠綿互萬餘里

在在設海防以備島寇倭夷又有江防諸汎以輔之

蕙田案此明海防江防

又案明制又有南京衛所親軍衛五軍都督

五軍都督

軍制



府屬羈縻衛所其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勅書印記設都司統衛所西北諸部有指揮等官設衛西番有都指揮宣慰使設都指揮使司指揮司詳見明史兵志非軍制之要今從略

又案明之初制與唐之初制大相類衛所都司猶唐之折衝府也五軍都督府猶唐之二府十二軍也其法最爲盡善唐一變爲彍騎明一變爲團營皆不得不變者也然初制遂不可復若能參合唐明之初制而去其簡閱不精役重逃亡占役買閒番上疲困諸弊則可以久安長治矣蓋治法與治人二者相須軍制爲尤甚云

右明軍制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三十六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三十七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詹憲用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定王陽盛

參校

李太僕總督魏彭城方觀承同訂

軍禮五

出師一

蕙田案先王不得已而用師師必以律律與禮相為表裏者也師出不以律猶無師也律不以禮猶無律也故出師之際禮尤重焉今集經史及諸家之言列出師一門此書以議禮非言兵也故行陣擊刺之事從略而於類禡宜造命將誓師及凱旋宣捷諸儀節則加詳焉正史之外采唐五代會要開元禮政和新儀通典通考明集禮會典附益之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三十六 出師



易師卦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眾也真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子曰師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為眾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

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為眾陰之主統眾之象也比以一陽為眾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眾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天易紀聞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輿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為害此皆六五之君得與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六爻中出師駐兵將將與奉辭伐罪旋師班賞無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六爻之略也 謙卦六五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利用行師征邑國 朱子語類問訟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曰老子言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大



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

豫卦豫利建侯行師

程子曰豫順而動也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眾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于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眾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眾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離卦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程子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能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夫明極則无

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于嚴察矣夫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誑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書允征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仲虺之誥乘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傷弱則兼

之開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

康王之誥太保芮伯咸進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

命傳言當張大六師之眾

周禮春官大宗伯大師之禮用眾也

鄭氏鑿曰五軍以為師以師統軍以軍統旅以旅統卒以卒統兩以兩統伍上下相統聞鼓進聞金止此大師之禮以用眾故欲其同

夏官大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



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  
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  
滅之注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謂猶人背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春秋傳曰粗者曰侵情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竟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

禮記曲禮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陳氏澹曰治軍旅左右之局非禮則威嚴不行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右師名義

季夏之月不可以起兵動眾陳氏澹曰天地人德曰生春者生德之盛時也兵凶器戰危事以殺戮之心逆生育之氣是變易天之生道其殃也宜哉

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陳氏澹曰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也詰者罰其罪誅者戮其人殘下謂之暴慢上謂之慢

周禮夏官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右出師時令

易氏說曰若有強梗弗率者負固弗服者與夫侵犯王略而自于天誅者天子于是親帥六師方伯連帥從焉謂之大師大司馬掌其戒令則方伯連帥以至軍將帥帥莫不受戒令焉

鄭氏鏐曰或謂用師則大司馬為大將固掌號令以指麾六軍矣此言若大師則掌其戒令者蓋此乃王親出征之時也王自出軍則王自將號令皆出于王專治六師之法而已

詩小雅常武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詩緝嚴氏祭曰此詩王親征淮北之夷及徐方也召公既平淮南之夷未幾淮  
北之夷復挾徐方以叛宣王于是親征之召公慮其犴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  
戒之

蕙田案親征之事如黃帝之征蚩尤及夙沙  
氏夏啟戰甘之師武丁荆楚之伐皆是也湯  
南巢之戰武牧野之戰亦屬親征而其事又  
別後世如隋之征高麗唐太宗之征突厥宋  
真宗景德澶淵之師與明成祖之征蒙古本  
雅失里阿魯台瓦剌馬哈木等英宗之征也  
先武宗之征宸濠或有合于奉辭伐罪之義  
或徒出于窮兵黷武之為孰得孰失史有明  
文學者折衷于經可也

右親征

禮記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馬氏勝孟曰征與殺先王所以致天討弓矢鈇鉞先王所以致天討之器諸侯  
必俟天子之賜然後得以征伐者臣無有作威所用則君之賜而已以征對殺  
則殺為重以弓矢對鈇鉞則鈇鉞為重諸侯之出  
討有罪未賜鈇鉞而有所不敢殺則亦征之而已

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  
后誓于師三旬苗民逆命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矧  
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  
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傳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 疏釋言干扞  
也據器有武有文俱用以為舞而不用於敵故

教為  
文也

書允征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  
酒荒于厥邑允后承王命徂征

林氏之奇曰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義和蠱  
惡于羿允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也

詩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  
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



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詩緝嚴氏案曰文王以西伯討密之罪先駐兵國都依憑此在京之師以為聲勢然後出兵自阮疆以侵密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芻芻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朱子詩傳述文王伐崇之事

械撲溲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詩緝嚴氏案曰三章述戎事之得人也文王之時北有獫狁之難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遣成以討之必渡涇水也

幽風東山序東山周公東征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蠋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

箋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二年而後歸

柯氏楷曰朱子云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甚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案逸周書作維解云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羣三叔祿父者奔管叔經而卒所征能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竹書成王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人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此則東征之役斧斯破缺蓋歷三年也

蕙田案金滕篇孔安國傳以我之弗辟為刑辟之辟并即以居東二年為東征誅管蔡之事鄭康成詩箋以弗辟為避而以居東二年為避居東土蔡仲默因之竊謂一聞流言遽與兵而東誅二叔恐周公未必專擅如此惟避居二年積誠相感王心稍悟然後作鴟鳴以開解王心及乎風雷感泣發匱得書皮弁親迎之後乃敢用我斝我斧奉王命而致討



居東二年征東三年自是二事豈可併為一  
談也古雖有專征之禮然如孔傳說適足為  
亂臣藉口當從康成為是何氏據逸周書竹  
書證之疑或然也

破斧序破斧美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

書費誓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

誓傳徐戎淮夷並起為寇于魯故東郊不開魯侯征之于費地而誓眾

詩秦風小戎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  
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  
子焉

右諸侯專征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蕙田案王制所說類宜造之禮凡二見其一  
為巡守之禮其一為征伐之禮鄭康成皆注  
云其禮亡則三代以上儀節之詳已不可見  
然散見各經者尚多今採取特備唐及明諸  
儀甚詳今略撮其要以備考

又案孔疏爾雅所釋多為釋詩以皇矣云是  
類是禡故釋為師祭不謂餘文皆為師祭但  
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謂  
之類故尚書舜典云肆類于上帝是也或以  
巡狩事類告天亦謂之類故王制云天子將  
出類乎上帝是也

周禮春官大祝大師類上帝則前祝

注前祝大祝自前祝也王出將有事于神大祝居前以



祝辭告之疏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曰大師事

將出類祭上帝告天以行大祝先告王後臨也

王氏安石曰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詩曰是類是禱爾雅曰此師祭也所謂類上帝也

鄭氏鏐曰凡此事大祝處前告神故曰前祝

王氏昭禹曰大祝前于羣祝

肆師類造上帝則為位鄭氏鏐曰上帝至尊不可以瀆因其事類然後告祭故名曰類類者上帝之祭造者祖廟之祭此曰類造上帝何也蓋王者出征所至以事類告天故兼言之非常祭改爲之位蓋肆師主立國祀之禮耳

孔叢子問軍禮先期五日太史誓于祖廟擇吉日齋戒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

司馬法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諸侯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

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

書湯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帝神后請罪有夏以與爾有眾請命

蔡傳元牡夏尙黑未變其禮也

詩大雅皇矣是類是禱注類出師祭上帝

爾雅釋天是禱是禱師祭也注師出征伐禱于上帝

書秦誓予小子夙夜祇懼類於上帝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蔡傳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甯告于天地神祇以爾有眾致天之罰于商也

詩周頌桓序桓講武類禱也桓武志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問之

孔叢子問軍禮凡類禱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曰通典梁天監初陸璉定軍禮依古制類造等用牲幣帝曰宜者請征討得宜造者稟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欲自專陳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幣反亦如之

北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表更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于上帝

隋大業七年征高麗於宮南類上帝積柴燎壇設高祖位于東方帝服大裘而冕乘玉輅祭奠玉帛並如宜社諸軍受胙畢帝就位觀燎乃出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授

節度送出

唐開元禮皇帝親征類于上帝纂嚴前一日本司承制宣攝內外諸司各隨職備辦尚舍奉御施御幄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如常守宮設羣官文武次于東西朝堂如常儀典儀設羣官位於殿庭文東武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爲首乘黃令陳革輅及玉輅以下車旗之屬如常未明一刻開諸宮門諸衛勒所部列黃麾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其日平明留從之官悉集朝堂次侍臣服平巾幘袴褶其將帥等及從行之官亦平巾袴褶留守之官公服上水五刻侍中版奏請中嚴鉞戟近仗以次列于殿庭上水三刻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入就位諸侍臣俱詣閣奉迎皇帝服武弁服侍衛如常卽御座南向坐典儀唱再拜羣臣皆再拜訖中書令



承旨勅百寮訖通事舍人以次引羣官出侍中跪奏禮

畢俛伏興皇帝降御座乘輿入自東房侍中從至閣

齋戒前一日皇帝清齋於太極殿諸應告之官及羣官

客使等各於所司及公館諸軍將各於正寢俱清齋一

宿餘如郊祀儀 陳設前告三日陳設如巡狩告圜丘

儀社設大次于社宮西門之外道北南向設告官等次以下如祭社之儀又設軍將次於外遺南門外

道東西向北上前二日設樂懸燎壇羣官版位等並如

告圜丘之儀又設將軍位於懸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

西上軍將門外位於南壇外道東西向北上諸軍將位次于社宮北門之外

道東俱南向北上設樂懸等如祭社儀又為瘞垣三王樂之北如常又前一日奉禮設御位于北門內當社壇南向設太史等奉血幣位于垣北如常郊社合帥府史一人又齋即以罇站

盪洗篚幕入設皆如常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座

齋即以豆取如常儀 鑾駕出宮皇帝武弁乘革輅備大駕及嚴鼓

侍中奏請發內外器服皆如常儀前後備六軍 薦玉

帛其日未明二刻下至太常卿引皇帝至內壘門並如

巡狩圜丘親告儀天帝大樽二實以沈齊明水實于上罇山罇二實元酒為上一實清酒玉幣以蒼唯無禮部尚書太常卿陪從

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俱退立于左太常卿前奏請拜退

復位皇帝再拜以下至奠玉帛訖降壇還版位樂止並

如巡狩親告儀 進熟皇帝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帥

進饌者以下至皇帝降壇還版位謁者引司徒降復位

並如巡狩圜丘親告儀宜社自引司徒降復位以上同巡狩告社儀皇帝既降壇謁

者引諸軍將詣壇東堦升進立於天帝神座前北面西

上宜社立于太社神座前南面西上初軍將升太祝帥齋郎以爵酌福酒進

立於軍將之西東向北上宜社于軍將東西面南上軍將俱再拜受爵跪

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各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

次授軍將受以授齋郎軍將俱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



帥齋即受爵復于坵軍將俱與再拜謁者引軍將降復位太祝各進跪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眾官再拜眾官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及燎燔以下至燔祝版並如巡狩親告儀宜社自皇帝再拜以下至燔祝版並如巡狩告社儀鑾駕還宮如郊社儀宜社

遼史禮志將出師刑青牛白馬以祭天地其祭常依獨樹無獨樹即所舍而行之

明大政紀洪武四年正月丁亥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

明會典天子親征祭告天地洪武三年定凡祭告天地前期擇日皇帝服武弁乘革輅備六軍以牲犢幣帛祭告作樂行三獻禮

右類上帝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宜乎社

鄭氏錡曰祭社曰宜蓋以事宜而祭之非春秋之所報此國內之禮

汪克寬經禮補逸宜出兵祭社之名社所以神地道主陰先王建國左祖右社大社在庫門之內右國社亦在公宮之右皆尚陰也陰主殺故誓社而田因田而習軍旅出征祭之稱其義也然征既宜于社而又類于上帝造于祖禰何哉蓋生殺非王者所得私也類于上帝明奉天討也造于祖禰示受命于廟不敢自專也曰類曰宜曰造祭雖先後不同合周官王制泰誓言之其義各有攸當也

周禮春官大祝大師宜于社則前祝注則前祝大祝自前祝也出將有事于此神大祝居前以祝辭告之疏軍將出宜祭于社



王氏安石曰案爾雅曰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于社而後出謂之宜所謂宜于社也

孔叢子問軍禮先期五日太史誓于祖廟擇吉日齋戒既筮則獻兆于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

司馬法興甲兵以討不義乃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

書泰誓宜于冢土

蔡傳冢土大社也

春秋成公十三年左氏傳春三月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

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

反乎疏宗廟之祀則有執膳兵戎之祭則有受賑此是交神之節也

通典隋大業七年征高麗煬帝遣諸將於薊城南桑乾河上築社稷二壇設方壇行宜社禮帝齋于臨朔宮懷荒殿與告官及侍從各齋于其所十二衛兵士並齋帝服袞冕玉輅備法駕禮畢御金輅服通天冠還宮唐開元禮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宜于大社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一日諸告官致齋於社所守宮設告官以下位各於常所諸將位於社宮北門外道西東向南上右校清埽內外又為壅垣二於南門內壇西南如常奉禮設告官以下版位如常儀設諸將位於北門內當太社壇南西面東上諸將門外位於北門外道西東向南



上郊社令帥其屬設罇罍玉帛等如式執罇罍者位如常告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先具牢饌質明告官等各服其服太史令郊社令升設神席良醞之屬入實罇罍玉幣大罇及配座象罇實醴齊元酒各實于上罇王社稷兩畦有別幣以元一丈八尺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埽除如常儀訖就位贊引引告官以下俱就門外位謁者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西門外告官等入謁者引諸將俱就門外位告官入訖謁者引諸將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大將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還本位諸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謁者引告官詣大社壇升北面以下至奠玉幣酌飲福受胙如巡狩告社攝事儀初告官詣稷壇贊者引

諸將詣大社壇升西陞進立於大社神坐前南面東上初諸將升諸祝帥齋即以爵酌福酒進諸將東西面立諸將皆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諸祝帥齋即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次授諸將受以授齋即諸將俱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帥齋即受爵復於拈諸將俛伏興再拜訖謁者引諸將降詣太稷壇飲福受胙如大社儀訖還本位奉禮曰再拜諸將以下皆再拜謁者引出初諸將出諸祝各進跪徹豆以下及告官望瘞玉幣至禮畢如巡狩告社儀若凱旋唯陳俘馘及軍實於北門南面其告禮如上儀祝版燔於齋所

蕙田案此開元所定命將宜社禮天子親征宜社禮已見前類帝中彼此互見

明會典洪武三年定天子親征宜于社前期擇日皇帝



服武弁乘革輅用牲犢幣帛作樂行三獻禮其儀同春  
秋祭社稷之儀軍將俱飲福于太稷廟

蕙田案諸侯出師有宜社造禰之禮此在周禮王制無文而杜佑通典有之未詳所據今不另列此條

右宜社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造平禰造至也禰至考廟也

鄭氏鑿曰祭祖曰造蓋特造至而祭之非四時之常享此國內之禮汪氏克寬曰造造而告之之祭也告于祖禰告以道其事而致其敬也考之王制又曰受命于祖泰誓曰受命于文考此恭因造告卜于廟受命于祖考而後也

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元二曰造疏大師者六軍親征之稱出必

偏祭七廟取遷廟之主而行大師告于祖則前祝

王氏安石曰司馬法曰將用師乃造于先王所謂造于祖也

蕙田案王制之造但祭考廟周禮之造偏祭七廟二說互相備

司馬法興甲兵以討不義乃造于先王

唐開元禮皇帝親征告于太廟齋戒將告有司卜日皇帝清齋及應告官清齋等並如巡狩告儀又諸軍將各於正寢清齋一宿若在營齋于軍幕諸衛令其屬守廟門工人俱清齋如常儀陳設前告三日陳設如巡狩告廟儀又設軍將次於南門外道東西向北上前二日設樂懸前一日設御座及從駕官位如巡狩告廟儀又設軍將門外道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設罇壘洗筐告日未明十五刻烹牲等並如巡狩告廟儀鑾駕出宮皇帝服武弁服乘革輅前後備六軍嚴鼓並準大駕餘同



圜丘儀 晨禱巡狩告廟同 饋食皇帝既升裸下至獻九室  
訖降復位並如巡狩告廟儀又皇帝既降謁者引諸軍  
將升自東階進立於睿宗大聖至孝皇帝室戶前北面  
西上初軍將升諸太祝各帥齋郎以爵酌鬯福酒進立  
軍將之東西面北上以下至啐奠降復位如類上帝儀  
軍將登歌作諸祝各入室徹豆還罇所以至燔版于齋  
坊如類上帝儀 鑾駕還宮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  
請解嚴將士不得擅離部伍 皇帝仍武弁乘革輅還宮如常儀  
明會典洪武三年定天子親征造于太廟前期擇日皇  
帝服武弁乘革輅備六軍祭告太廟每廟用牲幣行三  
獻禮其儀皆同時享軍將飲福于皇考之室

右造廟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于所征之地注禡師祭也為兵禡

師祭也故知禡為師祭也謂之禡者案釋師注云祭讀如十百之百為師祭造軍法者禡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鄭既云祭造軍法者則是不祭地能氏以禡為祭地非也

杜氏佑曰禡于所征之地者則兼黃帝蚩尤之神若田狩但祭蚩尤而已陳氏禮書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軍法之興始于此故後世祭之

路史史記逸周書大戴禮文所云炎帝赤帝皆謂蚩尤而書傳舉以為榆罔失之

百下舊聞說蚩尤者不一孔子三朝記大戴禮記以為庶人孔氏小司馬氏以為諸侯應劭以為古天子或以為炎帝之後或以為九黎之君或謂殺之于冀或謂殺之于青邱或謂殺之于凶黎之谷傳聞異辭並存焉可也

詩大雅皇矣是類是禡

朱子詩傳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章氏侗曰漢書稱高祖祀黃帝蚩尤于沛廷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豈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世祭之歟

爾雅釋天是禡是禡師祭也注師出征伐禡于所征之地 禮作貉貉又或為貉字古今之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釋文祠兵祭也左氏作治兵公羊

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于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

邱氏濬曰此經傳言祠兵之始先儒謂何氏解祠兵

有二義一則祀其兵器後世祭旗節始此一則殺牲

享士卒後世犒賞士卒始此

漢書高祖本紀秦二世元年高祖乃立為沛公祠黃帝

祭蚩尤於沛廷而擊鼓旗幟皆赤

郊祀志高祖徇沛為沛公則祀蚩尤擊旗鼓應劭曰蚩尤好求福祥也擊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擊臣按尹曰案禮記及大戴禮有擊廟之禮皆無祭蚩尤

蕙田案王制明有禡祭臣瓚以為無祭事謬矣

二年立蚩尤之祀於長安

武帝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

象太一三星為泰一鑿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

以指所伐之國師古曰以牲刑為禱也而畫幡為日月龍三星

蕙田案此以太乙為旗神

後漢滕輔祭牙文恭修太牢潔薦退靈推轂之任實

討不庭天道助順正直聰明敬建高牙神武攸託雄

戟推鋒龍淵灑鏑

晉顧愷之祭牙文某年某月日錄尚書事豫章公裕

敢告黃帝蚩尤五兵之靈兩儀有政四海有王奉命

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闐闐伐鼓白氣經天簡揚

神武蒸行帝罰長殲醜虜維德是依維人是輔

蕙田案此祭黃帝蚩尤五兵

宋鄭鮮之祭牙文潔牲先事薦茲敬祭崇牙既建義



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茲靈鑒庶必有察逆  
順幽辨忠孝顯節凶醜時殲主甯臣悅振旅上京凱  
歸西蕃神器增輝四境永安

隋書禮儀志後齊天子親征卜日建牙旗於壇祭以太  
牢將屆戰所卜剛日備元牲列軍容設柴於辰地爲壇  
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  
徹牲柴燎

開皇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北伐突厥四月己未次於河  
上禡祭軒轅黃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

大業七年征遼東行幸望海鎮於禿黎山爲壇祀黃帝  
行禡祭詔太常少卿韋靈博士褚亮奏定其禮皇帝及  
諸預祭臣近侍官諸軍將皆齋一宿有司供帳設位爲  
埋堦神坐西北內壇之外建二旗於南門外以熊席設

帝軒轅神坐於壇內置甲冑弓矢於坐側建樂於坐後  
皇帝出次入門羣官定位皆再拜奠禮畢還宮

唐開元禮親征禡于所征之地將祭有司卜日前祭一  
日皇帝齋於行宮應祭之官齋於祭所近侍之官與從  
祭羣官及諸軍將皆於軍幕齋一宿諸衛令其屬各以  
其方器服守衛壇門齋一宿尚舍直長施大次及羣官  
軍將等次如類上帝儀又爲瘞堦神座西北內壇之  
外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奉禮設神座東面西向設望  
瘞位於神座西南當瘞堦北上設祭官位於御位東  
南執事者位於其後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一位  
於神座西南東向一位於神座東面西向設奉禮位於  
祭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又設奉禮  
贊者位於瘞堦西南上設從祭羣官位於祭官之南俱



重行西向北上設軍將於南廂重行北向西上設門外  
位祭官以下皆於東壝之外道南從祭羣官位於祭官  
之南俱重行北向西上軍將位於南壝外道東重行西  
向北上兵部侍郎建二旗於南門外去門三十步郊社令帥府  
史及齋郎以罇坩爨洗篚幕入設於位儀罇二象罇二  
山罇二皆於神座東南俱北向西上罇皆加勺罇設御洗又  
於酒罇東南設諸將罇洗又於東南北向設篚幕如常  
篚實以中爵執罇罇者如常設幣篚於酒罇之所祭日未明十  
五刻太官令先備犧牲之饌饌實以未明四刻郊社令奉熊  
席入設黃帝軒轅氏神座於壝內近北南向兵部侍郎  
置甲冑弓矢於座側建稍於座後未明二刻郊社令良  
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罇及幣罇實以禮齊象罇實以益齊山  
酒各實于上罇大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未明一刻奉禮

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與執罇罇者人  
當御座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  
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罇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  
行掃訖引就位皇帝服武弁之服詣祭所諸將與從祭  
之官皆戎服陪從如常駕將至謁者引行事之官皆就  
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下馬之大次郊社令以祝版  
進御署如常謁者贊引各引從駕羣官及諸將俱就門  
外位謁者贊引各引祭官及從祭羣官諸軍將等次入  
就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  
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次博士引太  
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入門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  
如常皇帝至版位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于左太常卿前奏再  
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眾官在位者皆



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祝跪取幣於筐興立於罇所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後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太常卿引皇帝進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東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還版位西向立伺眾官拜訖太官合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謁者引司徒進饌所司徒奉俎皇帝既復位太官令引饌入太祝迎引設於神座前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還本位太祝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罇洗侍中黃門侍郎贊洗授巾爵並如常儀謁者引司徒進立於罇所齋郎奉俎立於司徒之後皇帝洗爵訖太常卿引皇帝詣罇所執罇罇者舉罇侍中贊酌醴齊訖太常卿引皇帝進軒轅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

引皇帝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文臨時撰訖興皇帝再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罇受福以授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啐奠爵受胙至還本位如常儀謁者引亞獻上將詣罇洗盥手洗爵酌盞齊奠啐受福如上訖還本位謁者又引次將終獻如亞獻儀太祝進徹豆如式奉禮由賜胙以下至望瘞位禮畢還大次並如常其寘土垺東西各四人若備六軍及嚴鼓作止如類告之禮唐書禮樂志皇帝親征禡於所征之地則爲壇再重以熊席祀軒轅氏兵部建兩旗於外壇南門之外陳甲冑弓矢於神位之側植稍於其後尊以犧象山罍各二饌以特性皇帝服武弁羣臣戎服三獻其接神者皆如常祀瘞而不燎



蕙田案以上俱以軒轅爲所祭之神

大學衍義補唐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立六纛入境  
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朝有六纛旌節門旌受賜藏之公  
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有旌節則有  
神祀

邱氏濬曰後世六纛之名與祀始見於此

陳子昂禡牙文萬歲通天二年三月朔日清邊道大  
總管建安郡王某敢以牲牢告軍牙之神蓋先王作  
兵以討有罪姦慝竊命戎夷不翼則必肆諸朝市大  
戮原野我皇周子育萬國寵綏百蠻青雲干呂白環  
入貢久有年矣契丹凶羯敢亂天常乃蜂聚丸山豕  
食違塞宴安鳩毒作爲櫓槍天厭其凶國用致討皇  
帝命我肅將王誅今大軍已集吉辰叶應旄頭首建

羽旆前列夷貊咸集將士聽誓方俟天休命爲人殄  
災唯爾有神尙殲乃醜召太一會雷公翼白虎乘青  
龍星流彗掃永清朔裔使兵不血刃戎夏大同以昭  
我天子之德允乃神之功豈非正直克明哉無縱世  
讎以作神羞

唐柳宗元祭纛文惟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於  
纛神惟昔禮有大特化爲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葦頭  
是爲兵主用以行師漢中蚩尤亦作靈旗旣類旣禡  
指於有罪北面詔盟抗侯以射雖有古典今棄不用  
惟茲之制神實守祀有蠢黃孽保固虐人俾茲太平  
猶用戎律天子有威威施於下惟守臣某董眾撫師  
秉羽元刃出用茲日敢修外事爰薦求牛庶無留行  
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於神明傷夷大命無敢私顧



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蝨賊達我涵育收厥隸圉  
役於校人海隅黎獻永底於理無或頓刃以爲神恥  
獨孤及祭燾文年月日都統江淮之南節度觀察處  
置等使戶部尚書李峘謹以少牢之奠致敬於六燾  
之神天地不仁神明無親惟德是與若響之答敢有  
象恭滔天構釁稱亂國有明罰神其舍諸賊劉展假  
寵多難敢包狼心竊發蠱毒將敷害於上下神祇使  
東溟揚波羣動昏墊皇帝震怒按劍受鉞命我上將  
底天之伐於是虎牙鷹揚之臣虵矛犀渠之羣橫行  
而東我伐用張月羽雲旗以先啟行方將歷潯陽下  
南陵收京口埽建業斮梟獍以釁鼓俘鯨鯢爲京觀  
俾萬里浪破三象霧廓今以令月吉辰釐駕卽路是  
用邀福於爾有神敢告無靡旗無絙驂無汰輶無償

車命五將護野萬靈並轂合天地氛祲望風埽除魘  
魅魍魎罔不帥俾莫我敢遏爲神祇羞

宋史禮志禡師祭也軍前大旗曰牙師出必祭謂之禡  
後魏出師又建纛頭旗上太宗征河東出京前一日遣  
右贊善大夫潘慎修出郊用少牢一祭蚩尤禡牙遣著  
作佐郎李巨源卽北郊望氣壇用香柳枝燈油乳粥酥  
蜜餅果祭北方天王

蕙田案此分蚩尤禡牙爲二

文獻通考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北  
征請出宮前一日遣官祭蚩尤及禡牙於地並用少牢  
祭北方天王於北郊迎氣壇從之仍遣內侍一人監祭  
宋史禮志成平中詔太常禮院定禡儀所司除地爲壇  
兩壇繚以青繩張幄帟置軍牙六燾位版版方七寸厚



三分祭用剛日具饌牲用太牢以羊豕代其幣長一丈八尺軍牙以白六纛以阜都部署初獻副都部署亞獻部署三獻皆戎服清齋一宿將校陪位禮畢焚幣釁鼓以一牢

蕙田案此不祭蚩尤

遼史景宗本紀乾亨二年十月辛巳將南伐祭旗鼓

聖宗本紀統和六年九月癸卯祭旗鼓南伐

元史憲宗本紀七年詔諸王出師征宋夏六月謁太祖行宮祭旗鼓

明會典洪武元年詔定親征遣將諸禮儀以爲古者天子親征則類於上帝造於祖宜於社禡於所征之地祭所過山川若遣將出師亦告於廟社禡祭旗鼓而後行於是諸儒議上今牙旗六纛藏之內府其廟在山川壇

每歲仲秋祭山川日遣官祭於旗纛廟霜降日又祭於教場至歲暮享太廟日又祭於承天門外俱旗手衛指揮行禮

禡祭儀一齋戒皇帝清齋一日大將陪祭官以下皆如之一省牲前期二日設皇帝大次於廟庭之東省牲位於南門外前一日導駕官同太常寺卿導駕詣大次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至省牲位廩犧令率其屬牽牲自東西行過御前省訖牽詣神廚太常卿奏請詣神廚視鼎鑊滌漑訖遂烹牲駕還大次一陳設前一日執事設神案於廟殿中之北軍牙位東立纛位西設籩十有二於神位東三行西上豆十有二於神位西三行東上籩籩各二於籩豆間籩東籩西釧三登三於籩豆前俎三於登釧前香案於俎前爵坫於香案前沙池於爵坫前



設酒尊所於廟庭東幣篚位於酒尊北爵洗位於尊南  
御洗位於爵洗南壝坎於神位西北設席於坎位前上  
置酒弁椀五雄雞五以俟酌神設御位於廟庭之南正  
中北向大將及陪祭官從後異等重行文東武西皆北  
向一正祭是日清晨建牙旗六纛於神位後旗東纛西  
皇帝服武弁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皇帝自左南門入  
就位贊禮唱迎神大樂作太常卿奏鞠躬樂作奏拜興  
拜興平身樂止傳贊同贊禮唱奠幣行初獻禮太常卿  
奏請詣盥洗位皇帝至盥洗位搢圭盥帨訖出圭請詣  
爵洗位搢圭執爵官以爵進受爵滌爵拭爵訖以授執  
爵官再進爵亦如之出圭請詣酒尊所搢圭執爵官以  
爵進受爵司尊者舉冪酌醴齊訖以授執爵官再進爵  
亦如之出圭請詣軍牙神位前爵幣前行皇帝陞廟壇

樂作至神位前奏跪搢圭三上香奠幣三祭酒奠爵出  
圭樂止讀祝官跪讀祝於神右訖太常卿奏俯伏興樂  
作奏拜興拜興平身樂止請詣六纛神位前禮同復位  
亞獻終獻不奠帛讀祝餘皆如之訖贊禮唱飲福受胙  
太常卿奏詣飲福位奏鞠躬樂作奏拜興拜興平身樂  
止奏跪搢圭飲福受胙訖出圭奏俯伏興樂作奏拜興  
拜興平身樂止復位贊禮唱徹豆樂作掌祭官各徹豆  
樂止太常卿奏皇帝飲福受胙免拜贊禮唱陪祭官皆  
再拜傳贊訖贊禮唱送神太常卿奏鞠躬樂作奏拜興  
拜興平身樂止傳贊同贊禮唱望燎讀祝官取祝捧幣  
官取幣掌禮官取饌詣望燎所太常卿奏詣望燎位燎  
舉執事殺雞刺血於酒椀中酌神燎半太常卿奏禮畢  
仍同導駕官導引還大次內設爵洗位滌爵拭爵上香

五禮通考卷三十一 出師 三



祭酒神前再拜賜昨免拜等儀後並省  
天政紀洪武元年十二月庚寅立旗纛廟  
明會典旗纛凡各處守禦官俱於公廨後築臺立旗纛  
廟設軍牙六旗纛神位春祭用鶯蟄日秋祭用霜降日  
祭物用羊一豕一帛一白色祝一香燭酒果先期各官  
齋戒一日至日守禦長官武服行三獻禮若出師則取  
旗纛以祭班師則仍置於廟儀注與社稷同但瘞毛血  
望燎與風雲雷雨等神同仲秋祭儀洪武二十六年定  
霜降同一齋戒二日一省牲牛一羊一豕一陳設神七  
位南向旗頭大將六纛大將五方旗神主宰戰船正神  
金鼓角銃礮之神弓弩飛鎗飛石之神陣前陣後神祇  
五猖等眾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鏹二邊豆各十盞盞各  
二帛七黑二白五禮神制帛其設酒尊三爵三酒盞三

十篚一於壇東南西向祝文案一於壇西一正祭贊引  
引獻官至盥洗所盥洗教坊司奏樂典儀唱執事官各  
司其事贊引贊就位典儀唱迎神樂作樂止贊引贊四  
拜陪祭官同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細樂執事捧帛  
爵進贊引引獻官詣神位前奠獻訖贊詣讀祝位贊跪  
樂止讀祝訖奏樂贊俯伏興平身贊復位樂止典儀唱  
行亞獻禮奏樂執事官捧爵贊引引獻官詣神位前獻  
訖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儀同亞獻唱飲福受胙以下  
如常儀歲暮祭儀一陳設羊一豕一果五爵三帛一朔  
望日祭旗神儀一陳設羊一豕一無帛一正祭贊引引  
獻官就位贊四拜贊初獻禮贊跪贊讀祝訖贊俯伏興  
平身贊亞獻禮贊終獻禮贊四拜贊詣焚祝所訖贊禮  
畢



明史禮志旗纛之祭有四其一洪武元年禮官奏軍行  
旗纛所當祭者乃建廟於都督府治之後以都督爲獻  
官題主曰軍牙之神六纛之神其二歲暮享太廟日祭  
旗纛於承天門外其三旗纛廟在山川壇左初旗纛與  
太歲諸神合祭於城南九年別建廟每歲仲秋天子躬  
祀山川之日遣旗手衛官行禮其正祭旗頭大將六纛  
大將五方旗神主宰戰船正神金鼓角銃礮之神弓弩  
飛鎗飛石之神陣前陣後神祇五猖等眾凡七位其一  
壇南向皇帝服皮弁御奉天殿降香獻官奉以從事祭  
物視先農帛七黑二白五瘞毛血望燎與風雲雷雨諸  
神同祭畢設酒器六於地刺雄雞六瀝血以釁之其四  
永樂後有神旗之祭專祭火雷之神每月朔望神機營  
提督官祭於教場牲用少牢凡旗纛皆藏內府祭則設

之王國祭旗纛則遣武官戎服行禮天下衛所於公署  
後立廟以指揮使爲初獻官僚屬爲亞獻終獻儀物殺  
京都

大政紀永樂八年二月以親征祓於承天門遣官祭太  
歲旗纛等神八月丁未遣官祭旗纛

春明夢餘錄旗纛廟建於太歲殿之東永樂建規制  
如南京

明會典世宗嘉靖十八年南巡遣官祭旗纛之神用牲  
醴制帛三獻如常儀

蕙田案以上俱祭旗纛

又案禡或云祭黃帝或云祭蚩尤鄭康成概  
以爲祭造軍法者似二說皆通矣但明季氏  
本謂黃帝聖人蚩尤敢與拒戰逆臣也何得



與于祭其理甚正核而論之當以祭黃帝為是隋唐皆專祭黃帝可謂得祀典之正者乃後世復有變而以旗纛之祭為禡祭者不知其說之何所據太白陰經曰大將軍中營建旗纛天子六軍故用六纛以旄牛尾為之在左驂馬首不言其有祭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候凡始豎牙必祭以剛日亦未嘗以此為禡祭惟晉顧愷之文始以黃帝蚩尤與牙合而為一考史記裴駢集解引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為蚩尤旗此則其說之所自起歟夫以祭造軍法之人而變而祭牙旗又因旗

神而及太乙五兵又或兼祭蚩尤與旗神紛紛之制皆非古也今並列之以備擇又禡有三出征而禡一也田獵而禡二也無事而禡三也邱瓊山曰至所征之地而既有其祭則無事之時必有其祠可知矣今以無事之禡類附于此而田獵之禡另入田獵一門

右禡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

注告祖也

蕙田案孔疏謂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其禮在類宜造禡之前于經文次序既不合且康成亦無明說疏文並無確據不可從

書泰誓予小子受命文考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春秋隱公十一年左氏傳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



于大宮

注晉鄭共謀伐許授兵賦車馬也大宮鄭祖廟也蓋授兵車于祖廟也凡出師必告于祖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

蕙田案既已造禰又必受命于祖禮似近於煩數蓋古人出師必載遷廟之主僅造于禰未得奉遷廟主也禰至親也遷廟主則至尊也出師大事宜臨之以尊不特豐于昵而已又案此諸侯告祖廟禮諸侯禮考之於經不具故不另列

隋書禮儀志皇太子及大將出師則以豶豚一罍鼓皆告廟受斧鉞訖不得反宿于家開皇八年晉王廣將伐陳內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于太祖廟高祖本紀開皇八年冬十月甲子將伐陳有事于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並為行軍元帥以伐陳十一月丁卯車駕餞師乙亥行幸定城陳師誓眾

遼史禮志將出師必先告廟乃立三神主祭之曰先帝曰道路曰軍旅

蕙田案受命于祖之禮後世鮮行之者蓋與造祭混而為一略採一二事以見其概

右受命於祖

禮記王制

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

注定兵謀也疏受成于學者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

謀成定受此成定之謀在于學裏故云受成于學

蕙田案類宜造禱告廟告學之次第見于王制差為可據而諸家之說參差不一孔叢子問軍禮篇先宜社次受成于學次類上帝隋禮儀志先宜社次類上帝次禱通典載北齊之制先造廟次宜社次類上帝次禱皆與王制不合今一以王制為定司馬法先後之次



與王制略同司馬法乃古書班史入之周禮

之後可信也  
又案受成于學之禮後世亦不行  
右受成于學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三十七



